

散文集

余 岌 著

驴背上宰相

上

散文集分为『史山探幽』、『文苑撷彩』、『芳林寻绿』、『尘海浮蕊』、『桃源飞英』、『棘丛拾穗』

散文集

余岂 著

大兴文苑出版社

驴背上的宰相

上

散文集分为『史山探幽』、『文苑撷彩』、『芳林寻绿』、『尘海浮蕊』、『桃源飞英』、『棘丛拾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驴背上的宰相/余肯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5
(2009.1修订)

ISBN 978-7-80094-872-5

I. 驴…

II. 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5551 号

驴背上的宰相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20 千字

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978-7-80094-872-5

定价:48.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自序

1982年，中央电大在全国增设文科班。我主管某地市的两个教学点，又兼课给几个教学班讲写作课。当时的学生大都是有相当生活经历、甚至磨难，且有志于学习文学的大龄青年，可他们又都是受过“红旗飘，战鼓擂”等一代“文风”的影响，所以作文感到特难，习惯使他们难以跳出窠穴。为讲清理论，也为了突破“八股”，我每每在布置了作文题后，自己也做一篇，以便有“资本”地讲评学生作文、指导实践。由于周知的原因，自66年文坛卷起了龙卷风至其时，我也已经十几年没有笔耕了，行文颇感滞涩。可业师冯中一先生看过少许后，竟颇多勉励之话。大约是因我文风尚清新、感情也较浓郁而夸我取材有“标新”之意、抒情也有缕缕“苦味”。他希望我继续写下去，只要蓄意

“苦争春”，若干年后，或能成册。1985年后，我改专业主攻古代小说，并一头扎进“金瓶梅”世界。其间我曾把讲授写作课的讲稿，整理成册，题名为《实用写作基础理论》，约有20万字，本想把自己较为满意的几篇习作，作为“例文”，附刊在有关章节之后；可一当想到这只是些不成熟的“儿童作文”，难登文学的“大雅之堂”，临付梓时又把它们抽下。冯老在为该书作序时，还问及此事，并批评我过于“谨小慎微”。这一时期，我虽也偶有散文、随笔形诸于铅字，只是曾被诬写了一“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长篇小说《溃灭》的阴影，还没在我心头抹去，所以也没把这当作一项“工程”来建造。只是当社会上的某人某事，促使我孕育了强烈的情和感，欲罢而不能之际，才捉笔以一泄心中块垒。1994年，冯老仙逝。我失去了一位宠爱的恩师。他是倒在山东省作协主席的岗位上的。我当时已退休在家，且在病中，冯老去世，浑然不知。等我从学友处得知这一噩耗时，冯老的追悼会已过。痛苦与思念之余，决心在我有生之年，出一本散文集，以纪念我的恩师。当然，他老人家已不可能再为他的爱徒写序了，我就把“前言”改写成“自序”，以表达我对他以及其他曾谆谆教诲过我的各位老师的敬意。

这本小册子取名为“驴背上的宰相”，是为彰扬历史上的第一位改革家，他被当时人誉为“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的“牛形人”。改革就有“反改革”，他的仇家可谓多矣，可他却得到仇家如此的评说：“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平生行止无一流（污点）”，“素有德行，而天下人素尊之”。他的事迹值得后人深思。

这本小册子共收集我几年来随意所成的散文、随笔、小品55篇。自选文稿和编辑时，我依据内容分为三类六辑。一是借人借事甚至籍文学形象、戏剧人物以妄议世事；二是知识小品，大都是蒐集的资料，略加文饰而已；三是个人点滴情怀、日记式的“实录”。因为我长年讲授写作，实践时也有意求索写作之法。故所以汇集之篇文笔颇有些异同；而面对某些严肃的课题，为表示“轻松”，或求解脱，又常用些调侃笔墨。但绝不敢有游戏人生之意。总之习作者的习作，几十年酸甜苦辣人生的“日记”，不能奢谈什么“风格”，只是深深烙有个人印记而已而已。

理论家有云：写小说是出卖朋友，作散文是解剖自己。我绝不做出卖朋友之事，于是只写散文。而解剖自己，用鸡毛掸子尚可，用解剖刀是绝不敢的，所以也万难写出鲁迅先生《一件小事》式的文章。我认为，人最可贵之处乃是坦诚、实率，尽管这样的为人、处世，常会伤人、坏事，可我仍不悔。现代人特讲究“隐私”，可我这般行将“悬车”“杖国”之人，“全国红”的年代，档案印成传单散发于大街小巷之人，还有什么隐私，故绝不需矫饰之词。由此，我作文记事，力求“清清白白”，力避“五彩缤纷”。

有道友见到我发表的几篇散文，婉转地批评我“道”多了些。“文以载道”是我国几千年来文人们从生活以及写作中提炼出来的精髓，从《诗经》、《楚辞》始，一直到《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无一不表现“道”，只是表现的“道”不同，表现“道”的方法不同而已——只是到了现当代，某些文坛理论家，硬给“道”塞进了固定的内容，于是狭隘的功利主义极大

地影响了创作情绪。我不苟同，我也难为之。我信奉的道之一，乃是“人之初，性本善”。尽管我无意，可文如其人，文章中必然会流露出对人性、人情的渴求。短短的二十万字，只是饭后茶余的“开心果”、“神仙烟”，聊供喜爱者解闷而已。

世纪之交·元月3日

老树春深更著花

——写在余肯先生散文集《驴背上的宰相》出版之际

李木生

有一个叫郭宗亮的小提琴家，寻找他的老师，一找就找了37年，就因为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是老师用自己的身心护过这个备受歧视的孩子。寻不见老师，那就让心中稠稠的思念化作呼唤与赞美的歌曲《小鸟与绿树》吧。在给老师的信中，郭宗亮这样向妈妈一样的老师倾诉：“老师，您知道吗？我是为您创作的这首歌，那里面有您的身影。您就是那棵苍翠的绿树，我们就是那一群围绕绿树飞来飞去、无忧无虑的小鸟。”在蹉跎的岁月中，他把老师的爱像火把一样地擎在心上——这就是余肯先生散文集《驴背上的宰相》中《小鸟与绿树》所讲的故事，有纯净而又热烈的真情像潺湲的小溪，从那红叶斑斓的大山深处蜿蜒而出。

有的人的生命还没退休就已结束，有的人的生命却在退休时又一次开始。当余肯先生于退休、结束他充实而无悔的教学生涯之时，也正是他新的、甚至更加自由奔放的生命的开始之时。散文集《驴背上的宰相》的出版，就是证明。

这也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犹如一株老杏，没了繁花，甚至连枝柯也已稀疏，可它却迎着阳光，奋力地结着二个三个的果子，给这寂寞凡俗的世界，添一点美、快乐，还有馨香。

当然，这些散文，还没有引起广泛反响的名篇，有的篇章

因为“载道”的沉重与直白，也缺少深邃阔远的意境和圆融活泼的诗韵。但是，它们仍然吸引着我读了一篇又一篇，不忍释手。掩卷之时，除了得益颇多之外，一种喜爱也便生起了，好似看到了一片金黄的、正在低头沉思的待刈的谷地，虽不名贵招摇，却有着实实在在的营养。在这部集子中，透着纯净而又热烈真情的篇什的，还有《冯中一先生二三事》、《小铁锅和“毛皮”大衣》、《和赵丹、崔嵬在一起》等。此外，还有充满着生活情趣和丰富知识、让人开卷有益的散文，如《中国的茶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长寿、健美话食粥》、《方寸上的狗》、《醋和“醋的故事”》等。这部散文集的主体部分，则是弥漫着人文精神、充满着忧患意识、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上所进行的思索与抒发。像《范仲淹祖墓前》、《“戴枷”为官的剧作家》、《泰伯的后裔》以及《驴背上的宰相》等。这部分散文，乍看似乎有点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味儿，其实他们是有着重大的区别的。它们没有余秋雨散文滂沱恣肆的气度，也没有其华丽张扬的语言，但是却有着余秋雨散文所没有的东西——毫不矫饰的朴实品格、敢干正视现实的勇气和置身于平民之中并和其息息相关的平民意识。

在他的散文里，一个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感，有时像春雨，浸得你的心湿淋淋的，不觉间已和他声气相投；有时又似冲崖之瀑，扑怀而来，激荡、振奋得心腔里波涛翻滚。面对环境污染，他这样评说我们民族的骄傲大运河：“眼下大运河的惨状使我感到羞愧耻辱，我不能一味怪罪千百年来那十几个封建皇朝、那几十个专制君主……中央电视台曾在黄金时间播放了系列电视片《话说运河》，‘辉煌’的解说词实难

掩盖今日疮痍满身的大运河……却像一条死蛇躺在广袤的大地上，被人唾弃！”（《大运河抒怀》）关于知识分子地位的问题，他更是旗帜鲜明地通过对清剧作家孔尚任的认识坦露心声：“我崇敬传奇作家孔尚任，但是不看重戴着博士帽的‘山人’，因为前者为民族作出了奉献，而后者仅仅服务于、取悦于一个孤家寡人”，并且通过孔尚任的悲剧得出了不容置疑的结论：“在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文化的主创者知识分子，常常是没有主人的地位的。”（《石门山人写‘史’》）在武侯祠，作者更是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呐喊：“谁去监督一代君主？”“忠君不能忠于刘阿斗！”（《戏说刘阿斗》）而“自封权威，想一锤定音，不容偌大的宇宙间存有一个自由思想的空间，本身就有悖于事物的情与理”（《假如你是潘金莲》），当然是于世纪末对于本世纪初“五·四”呼唤自由的回应了。

余奇先生散文中最吸引我的，还是他那发自本真的平民立场。那些富含知识性的篇章，无不立足于民间，服务于民间，连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趣味，也都散发着浓冽的平民的生活气息。就是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他才会对一个湮没于历史风尘中的龚遂其人——以平民的身份为官，为官仍然是个平民——给予深深的热爱和响亮的赞许。就是这个坐过牢服过苦役的龚遂，做官出行时不要“肃静”、“回避”的仪仗，百姓进出他的衙门不需交验“身份证”，在他的“办公室”里也没有衙役如雷的吆喝。在《龚遂这本“书”》里，余奇先生这样评价他：“那时社会上也没流传‘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也没表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龚遂只是按照他所理解的做人的道理去朴实地生活，他甚至从没想过要‘留取丹心照汗青’，可他

终于成了一本不朽的“书”。

那位被学生找了 37 年并为其创作了歌曲《小鸟和绿树》的老师，就是余肯先生的夫人解庆兰副教授。她和她的丈夫，都有着善良的心地和对生活执着的热爱，大半生的教书生涯，更使他们的这种善良与热爱得以保持光大起来。这些散文，没有追求“传世”“不朽”的功利之意，只是如云要带雨、树要发叶一样的言为心声罢了，甚至也还有着这样那样的明显的不足。但是，只要生活中还有善良与热爱在，它们总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知音的。

2000 年 1 月 22 日

(李木生，作家，高级记者，济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自序	(1)
老树春深更著花	李木生(5)

史出探幽

驴背上的宰相	(1)
在范仲淹祖墓前	(8)
“戴枷”为官的剧作家	(17)
哀凤雏	(22)
泰伯的后裔	(27)
怀念黄宗羲	(35)
龚遂这本“书”	(41)
石门山人写“史”	(47)
在乾陵	(52)

文苑撷彩

戏说刘阿斗	(57)
乾隆、和珅和“男风”	(62)
假如你是潘金莲	(68)
一代“淫星”西门庆	(76)
杜十娘、杜丽娘之魂	(83)
泥总统和大螃蟹宴	(89)

芳林寻绿

寂寞武梁祠	(93)
小布达拉宫访“宝”记	(98)
太湖西山访“苏碑”	(102)
壮哉，太湖大桥	(108)
云龙山上听鹤唳	(114)
游阳羡善卷洞	(117)
我在地洞中爬“山”	(123)
三登泰山	(126)
大运河抒怀	(132)
天门洞，我来了	(138)
我向南海望去	(142)

尘海浮蕊

中国的茶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	(147)
长寿、健美话食粥	(156)

醋和“醋故事”	(161)
吃糕登高重阳节	(166)
月节“玩月”	(171)
方寸上的狗	(177)
狗类“史”拾英	(184)
奇妙的鲤鱼文化	(190)
贱苔轻絮也有情	(196)
财神与寿星	(199)
漫说“龙”和“龙的传人”	(204)

桃源飞英

师魂说	(210)
冯中一先生二三事	(216)
石榴树下	(220)
和赵丹、崔嵬在一起	(224)
小鸟和绿树	(230)
我是椽子我是瓦	(235)

棘丛拾芥

泥土的哲理	(240)
火炼就的记忆	(245)
外婆叫我“荷莲”	(250)
冻藏在雪地里的情结	(255)
石头小屋的歌	(260)
小铁锅和“毛皮”大衣	(266)

姓“资”的狗	(272)
读被“刷”的历史	(278)
徽州有座“孝贞节烈坊”	(283)
教授“保姆”辩	(286)
“愚我斋”记趣	(291)
世纪之交谈梦录	(298)
后记	(303)

史出探幽

驴背上的宰相

幼时读《三国演义》，就被诸葛亮游说东吴时所说的“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的话所吸引。以后读庾信的《哀江南赋》，他笔下的“黄旗紫气”更增添了我游秣陵古丘的兴趣。青年时，曾随部队驻扎在钟山下一年，可那时正值国内、国外（抗美援朝）紧张形势，战勤十分繁忙，既无闲也无心去登高瞻望这一方宝地。年老退休，腿脚尚健，于是在故里游之间隙，携儿带孙登上了海拔仅四百余米的紫金山。

漫步走下 392 级石阶，身后是庄严肃穆的中山先生的墓室，心中不禁涌起难以言表的情绪。六朝金粉、十代古都，苍老又年青的南京唤起人们多少回忆，使人们长期地沉浮于历史的旋涡急流之中。立根于紫金山，往东远眺，一片参天的古柏之中，隐约可见灵谷寺的赭红土墙。这是六世纪时梁武帝萧衍葬宝志和尚所建的“开善精舍”，本建于独龙阜，没想到八百余年后的朱元璋，为建明孝陵，看中了这一块具有龙凤气的宝地，“大手”一拨，终于把它搬迁到了此地，并改名为灵谷寺。我对佛、道之流，一辈子是敬而远之，游灵谷寺缘于钟情于灵谷塔，它高 60 多米，九层八面，建于 1929 年，它不是灵谷寺原

有的建筑,而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所建。在古老的民族风格的建筑群中,它虽不壮观,却会让每个渴望民主、进步的炎黄子孙想起推翻封建皇朝最后一搏的艰难。回眸往西,独龙阜观珠峰下,则是一代“明君”朱元璋及其马皇后的陵寝。因马皇后死后谥“孝慈”,故该陵被命名为“孝陵”。尽管石人、石兽、石柱随着山麓起伏,排列成了一条八百多米长的通道,又建有石桥、碑亭、方城、宝城等上百个建筑物,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可它只给我“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感受。历史就是如此铸成:孙中山先生成功中有失败,可人民永远怀念着他;朱元璋虽建立起了长达 278 年的明帝国,留给子孙的则是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期、没赶上“时代列车”所产生的无穷的祸患。在革命者和封建帝皇陵寝“分割”的这一祖国名山前,我的思绪极其复杂,我的心,则常随着白云,飘飘悠悠飞到一个处所,它名叫“白塘”,它在钟山的半山处,那里旧有个“半山园”,本还有个半山寺,建明孝陵时也被废去。那里埋着一位失败了的改革家,一位驴背上的宰相——王安石。他的最后的岁月也是在此度过的,于是,我的眼前立马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残阳如血。郁郁葱葱的钟山。松林中一条小径。悠然驴铃。一衣着装束、举止行动十分像“山野之人”的老翁,手捧一书诵读,任凭“老驴识途”,往山峦深处慢慢走去。定林寺的主持觉慧方丈虽年已老耄,可听力还是十分好。隔着山墙,借助风力,他还是在松涛声中辨别出了这熟稔的驴铃声,于是高兴地对他的两个施主说:“来了,来了!”矮个子的米芾——米派画法的创始人,瘦高挑的李公麟——被后人誉为“宋画第一”